

在2013年电视综艺节目的大战中,中央电视台秋季推出的大型音乐公益节目《梦想星搭档》可谓立意高端、创意独到、另辟蹊径,不仅开启了音乐秀类节目的新篇章,更体现出综艺娱乐节目的社会责任感,彰显了人间情怀。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公益内容最大限度地成为歌唱类选拔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有些同类节目也不乏公益元素,但大多停留在小我、小公益、小圈子的范畴;如:选手比赛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音乐工作室,或是出版个人专辑,或是帮助智障家人、朋友完成一个心愿,但建立一种“大公益”的概念,把目光投放到全社会的某一群体,成规模地去做公益项目,这在歌唱类选拔节目中尚属首次,也是该节目最大、最有意义的亮点。给人们带来愉悦感、轻松感、快乐感本是综艺娱乐节目的本分,具有抚慰和减压作用。但是,实现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综艺娱乐节目就是单纯的为娱乐而娱乐,不需要主流价值的表达,放弃社会责任和教育功能。相反,综艺娱乐节目更应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呼唤正确的审美价值。“限歌令”出台后,全国各电视台相继对歌唱类选拔节目进行了调整。原本被挤入暑期档播出的《梦想星搭档》恰好利用延后播出的时机,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本土原创模式,特别是设计、凸显明星参与公益项目的表现方式,让节目传递正能量,为中国梦增彩。

其次,回首以往一些歌唱类选拔节目不难发现,不仅节目样态基本上都是引进国外成熟的节目模板,而且唱歌本身也不再是吸引观众的法宝,放大选手的“幕后故事”、“成长的曲折历程”,节目中的刺激性、戏剧性、奇异性以及人情味的情感故事,甚至是一些编造出来的“剧情”,往往成为赢得收视率的策略行为。明星导师们在台上的一场场个人秀,他们被关注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选手,这多少有些背离了歌唱类选拔节目的初衷。相比之下,《梦想星搭档》彻底改变了对引进节目模式的依赖心理,用歌声为公益集结,从节目内容、样态、环节等方面,极大地凸显了本土原创的力量,实现了歌唱类选拔节目的创新,更实现了音乐性与公益性有机的融合。选手比拼的根本目的,是用音乐的美好能量给“为了孩子”的5个公益项目赢得基金。每个单元赛的冠军都将获得一笔公益基金,成为一个个公益项目的代言人,切实帮助需要帮助的孩子。选手们的比拼,不再仅仅关注个人的演唱、荣誉和名次,而是用歌声捍卫心中的音乐梦想和公益热情,为困境中的孩子打开梦想的翅膀,点燃生活的勇气,为爱歌唱,为公益集结。

再次,张扬搭档的概念,凸显团队意识。两人一组组成搭档,彼此间需要的是相互配合、扬长避短、协作信任和默契,远远胜过个人的演唱。搭档对一首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演绎,更能够增强节目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凸显作品的主题。这一点也是该节目的一个创新亮点。还有,每一组搭档上场前于圆台两侧则取话筒、击掌鼓励;每一组搭档

为爱歌唱 为公益集结

大型音乐公益节目《梦想星搭档》

□陈芳

台前幕后多视点、多方面的花絮记录,环绕天幕上点赞器一个又一个的闪亮、舞台建构的大气炫亮,灯光的色调也随歌曲内容的不同而变换,时而浪漫柔和,时而现代鲜艳,这一切都使节目丰富饱满。此外,该节目还将新闻元素、专题纪实元素、谈话元素、竞技比拼等多种元素,当然还有公益元素,有机地融入音乐歌唱节目中,使节目在总体娱乐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厚重内涵和人文思考的分量,色彩丰富,信息饱满。

最后,节目在环节、赛制的设计上颇有突破和创新。它打破了以往同类节目逐轮淘汰定终身的线性发展模式,不仅有单元赛,还有晋级组和逆袭组,借用体育比赛的一些规则,将本轮成绩带入下轮再行PK,暂时落后的搭档,通过与暂时胜出的冠军进行比赛,还有翻盘的可能。总之,编导要让这几组搭档在这个舞台上站够,站的足够长,以此弱化PK的成分,而凸显公益项目代言人的色彩。这种赛制设置,不仅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和悬念感,也使整个比赛变得一波三折,更重要的是,整个赛季(11期节目)的舞台是属于这8组搭档的,而不是越比人越少,最后节目沦为少数人秀的舞台。

一种节目模式形态在荧屏“扎堆”出现,从一个方面说明观众对这种节目样态的喜爱。但业内人士常常挂在嘴边的追求差异化生存策略,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各省级卫视大量引进域外电视综艺节目的模板,虽然规避了很多成本风险,但这也是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进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就像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外引进高新技术和手段,需要一个消化、理解和最终吸收的过程。如今,在跟风模仿之后,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节目的自主创新,包括打造本土原创的模式、内容、形态等,越来越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提升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新能力,借海外节目模式之躯壳打造自己的内容,构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和谐共进、可持续发展的电视综艺节目的生态环境,是值得电视人深思并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问题。在这些方面,《梦想星搭档》可谓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探索。当然,作为一档公益娱乐节目,《梦想星搭档》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一,在高调彰显公益概念的同时,歌手的选择也应当是一流的、最棒的。真公益,更要真PK、真晋级,用实力说话。第二,要把握好娱乐性与新闻元素、专题纪实元素、谈话元素等之间的关系。一定分量的悲情、苦难叙事固然需要,但是,更需要悲情中的励志精神、苦难中的乐观精神的极大张扬,以及鲜明的时代感和时尚感。第三,歌曲曲目及搭档的选择,应承载一定的功能作用,切忌盲目性和随意性。歌曲曲目应与节目主题、与社会主流表达相契合;而搭档的组合,当凸显彼此的默契配合,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第四,对出演嘉宾的使用应有设计,寻找其与节目的关联度。

电视文化系列谈

旅游节目的路还很长

——从《远方的家》谈起

□薛晋文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大型旅游节目《远方的家》,堪称国内旅游节目的一面旗帜。短短两年时间,节目组推出了《边疆行》《沿海行》《北纬30°·中国行》《百山百川行》等数百集节目,创作者以“穿行与守望”的姿态,铸就了该栏目特有的境界与情怀,观后不仅有悦耳悦目的快感,更有悦志悦神的美感,节目本身凝聚和洋溢的文化情愫、家园情怀和根脉谱系,彰显了“良知和品位”兼美的创作理想,寄寓着创作者对文化传承的虔诚信念,以及真诚守望的态度与责任担当的夙愿,面对社会转型期,这样的使命和情怀尤为难能可贵。然而,从节目精益求精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远方的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内容方面的深度有待掘进。普通意义上的旅游,其实就是人类有目的的穿行和移动,它是伴随着休闲放松、身心愉悦和文化享受的特殊情感体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步履到来后,“旅游”正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远方的家》作为一档典型的旅游节目,应主要在满足百姓的日常旅游体验方面下功夫,同时应实现“休闲旅游”和“文化旅游”两者的和谐共振。对当下多数基层百姓来说,环游中国和走遍全球依旧是奢侈梦想,该节目应抓住这一特殊的时代诉求和百姓需求,在休闲旅游方面满足百姓的日常精神消费和基本体验欲望,譬如,对名山大川的向往、对游山玩水的渴望都应是该节目表现的重点,而不能停留在“猎奇”、“把玩”和“悬浮”的浅水区重复转圈,不应刻意挖掘和展示少数民族的“落后”和“原始”,更不应将平等民族关系偷换成“看”与“被看”的失衡关系,相反要在“体验”、“互动”、“减压”、“风俗”、“风物”、“风情”、“风韵”层面费思量。要在“文化旅游”方面做文章,如在展示沿海、边疆和名山大川风物和风情的同时,应有意讲述文人骚客的过往故事,风流雅士的轶闻趣事,当代人物物的动人故事,由此而生发出点点滴滴的“理想”与“信仰”、“品格”与“情怀”、“问题”与“反思”。历史过往与时代问题的对照和审视尤为重要,这里不需要浓墨重彩,不需要密织孔扎和深深玄奥,努力做到“盐溶于水”那样的

旅游节目的路还很长

——从《远方的家》谈起

有味无痕,“羚羊挂角”那样的洒脱飘逸,以及“余音绕梁”那样的韵味无穷是节目的文化追求。我们常说,山因文人穿行而性灵,水因故事传说而清静,只有让山与水方面的内容都生气灌注起来,这才是一流旅游节目应有的境界和品格。

艺术形式和表现方式有待创新。《远方的家》的表现方式相对灵活多样,以外景记者为视点的“引戏员”角色的设置尤为让人称道。然而,外景记者的提问方式有时过于草率。比如,《边疆行》某期节目中,外景记者来到不同的特产经销店,提问的话题都是月收入 and 年收入的套话,未免有些雷同和不太得体;另外,外景记者的风格有待进一步稳定和提升,针对不同的采访内容和对象起用不同风格的外景记者,记者与向导面对面时,尽量将镜头让给向导去解说,观众更愿意听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怎么说、怎么想,更喜欢和当地人的生存方式和情感状态零距离接触,记者过多的话语反而淹没了节目内容的丰富内涵。解说词本来是对画面本身无法展示事物的补充、解释和说明,如果喧宾夺主就显得画面和声音本末倒置了,观众能看懂的东西再去多说什么其实是画蛇添足。今后播出的节目应尽量拿捏好解说词的使用程度和出现频率,减少不必要的冗长话语,需要给观众的思考和梳理“留白”。

节目的细节方面还不够精致和出彩,好的细节能够对节目本身起到画龙点睛和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展示佛学院僧侣寒窗苦读的毅力和艰辛,完全可以从其笔记的细节、食宿的细节入手去讲述,这样反倒更加形象生动和细致入微。节目的镜头运用有时不够稳定和娴熟,总给人一种飘忽和游离的感觉,就旅游节目而言,应尽量使用特写、中近景等视觉冲击力较强的镜头语言,以及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等纪实性较强的镜头语言,远景或广角镜头用在简单介绍背景、调节节奏、抒发情感方面较为切合合适。最后,需要下功夫做好前期调研,从哪些视角切入表现内容更需要反复斟酌,后期制作还须用心打磨。

文化韵味和艺术美感有待淬炼。纵览该节目的系列作品,每期节目的内容塞得有些过满,可否在不同内容的承上

央视年度“最美孝心少年”揭晓

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活动告一段落,经过6个多月的寻找和推选,黄凤(安徽)、吴林香(重庆市)、邵帅(江苏)、龙花(湖南)、徐沁烨(浙江)、赵文龙(内蒙古)、路玉婷(四川)、高雨欣(黑龙江)、林章羽和何秀巡姐弟(湖北)、王芹秀(福建)11位少年荣获年度“最美孝心少年”称号,谢宇慧、于统帅等21位少年荣获“特别关注孝心少年”称号。为此录制的时长120分钟的《众里寻你——“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已于11月8日晚8时在央视综合频道和少儿频道同时播出。颁奖典礼上,活动组委会组织爱心企业为“最美孝心少年”和“特别关注孝心少年”及其家庭提供了资助,自然堂现场承诺,将对“最美孝心少年”给予每人10万元的捐助,对“特别关注孝心少年”给予每人5万元的捐助。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活动自4月18日启动以来,中央电视台派出多名编辑记者以走基层的形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始了最美孝心少年的寻访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深入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十万大山等地,克服酷暑高温、高原反应等种种困难,到孩子们身边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同时,活动组委会还采用网络、电话报名、社会推荐等多种方式向全社会征集“孝心少年”事迹,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搜集线索,汇总了近千名优秀孝心少年的事迹。经过认真筛选,活动组委会从数百名候选人之中推选出前30名“最美孝心少年”候选人。通过推委会最终投票,活动组委会确定了11位“最美孝心少年”以及21位“特别关注孝心少年”。中央电视台以新闻、专题、纪录片等多种节目形态,利用早、午、晚多个时段联动报道,大力宣传孝心少年典型人物事迹。截至11月5日,《新闻联播》《朝闻天下》《共同关注》《晚间新闻》《新闻袋袋裤》等栏目共播出了50多位“孝心少年”的感人事迹。

“最美孝心少年”的报道播出、刊载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多个地区妇女儿童及教育主管部门对报道的孝心少年进行关注和支 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中的实际困难。如湖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将黄露露纳入“金凤工程”资助计划。辽宁省阜新李纪元的节目播出后,县教育局将免去李纪元初中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李纪元所在的建设镇政府将对李纪元家破损严重的房屋进行重建,镇机关干部为其捐助7000元。(艺文)

《闯天下》展现杂技艺人的担当道义

以民族文化瑰宝——吴桥杂技为题材,讲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吴桥杂技艺人在家国交困、民族危亡之际,慷慨悲歌、担当道义、挑战极限、永不屈服,与外寇内敌英勇斗争传奇故事的36集电视剧《闯天下》,将于11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明办、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河北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沧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吴桥县委、县政府、吴桥杂技大世界联合摄制。

《闯天下》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时代背景,以“华夏班”和“长乐班”两个杂技班子的矛盾纠葛为主线,以赵沧海、燕青山、萧紫霞、秦莺莺、高凤兰等杂技艺人,在家国交困之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成长历程为脉络,表现了吴桥杂技艺人正道直行、自强不息、不畏强敌、爱憎分明、敢于斗争、勇于牺



■新作点评

爱,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救赎

——评电影《爱,回家》 □王 田

电影《爱,回家》以一场冰冷的少女自杀开场,以一场温暖的家庭团聚结束,讲述了一个女子监狱的故事。观影后,我们发现自己依然相信:爱,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救赎。

监狱题材几乎从未成为中国大银幕上的主流或宠儿。但事实上,欧美产生过很多经典的监狱题材电影。以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推出的影史百大榜单为例,名列榜首的《肖申克的救赎》(1994年),即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监狱片。片尾,当被冤屈的男主角成功越狱、开车去向远方时,所有人的情绪都得到了淋漓释放,那种情绪叫希望。2012年,一部短短76分钟的意大利电影《凯撒必须死》震撼了世界,夺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大奖。一群被判终生监禁的囚徒,在狱中排练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利乌斯·凯撒》,套层结构的戏中戏,使囚犯在莎翁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到了与自己生命相关的东西。结尾没有通常监狱片的戏剧大逃亡,而是在演出结束后,囚犯们各自回到牢房。但那个牢房不再是之前的牢房了,其中一个说:自从遇到艺术,我才发现了“真正的牢房”。这部电影道出艺术如何使灵魂获得了升华也获得了痛苦,因为他们发现了一种庄严的、崇高的“人”的生活。

较之于以上欧美经典,《爱,回家》显然是东方伦理式的。一个花季少女来到一间灰色牢房,这个令人不解的谜,构成故事的起点。之后,倒叙与闪回的结构,交织着家庭与亲情的价值观。导演有意用充满现实感的灰色牢房与充满梦幻色彩的牢房外的青春,来组织少女丁小彬的双重人生,浇铸两者在视觉与情绪上的令人绝望的反差:因为爱缺席了。而在片尾,仍然是充满现实感的灰色牢房与清一色的苍白囚服,但是她们的头顶上飞起了一只彩色风筝,这只彩色风筝有着鲜明的象征意义,她们心中有了色彩与诗意:因为爱回家。

那么,爱,何以从缺席走向回归?这个故事的残酷与温暖,都由了丁小彬“代言”。她是一个折翼的天使:妈妈口口声声言爱,却连她的生日都记不得;她喜欢芭蕾、唱歌,妈妈却为了高考而禁锢她的爱好;爸爸前威武,人后却背叛了妈妈有了婚外情;她在酒吧独自喝酒消愁,却遇上骚扰她的男人。对于小彬,这一切就像一座囚禁着她的监狱,一把刺伤她的尖刀,最终她不知所以只得还之以暴力——而这几乎是本能的、自我防卫的。她其实还是个孩子,高中生、花季少女,但是她用自己的痛苦经历救赎了整个家庭:在一次车祸后,父亲与母亲重回恩爱,他们来到监狱探



望女儿。大团圆的结局却把我们引向深思:为什么让一个最无辜、最无助的女儿,而不是那个更孔武有力的爸爸或妈妈,来担当一个家庭的救赎者呢?这就是《爱,回家》提出的严肃问题。

在小彬周围,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女囚犯。“狱霸”照例也有,但她永远在看的一张照片泄露了一切:上面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的丈夫酗酒、家暴,直到有一天她忍无可忍杀了他,那对儿女便成为她在牢房里惟一的牵挂与慰藉。因此当某天找不到那张照片时,她疯了样地哭,“狱霸”不见了,妈妈回来了。而另一个哑女却让我们触摸到“爱在场”的温暖——出狱前,她在每个狱友枕头上悄悄放了一个小礼物,那是她无法言说的表达;出狱后,她在公交车上用身体阻止了一个手持匕首的小偷,那也是她无法言说的表达。

但是在触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情感之后,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理性思考是:如果我们希望将这部电影的温暖与善意传递给更多人,也就是当它变成一部院线电影时,是否有些问题值得商榷呢?那个柔弱善良的哑女何以来到牢房?那个天天给爸爸写信的口吃女何以来到牢房?这部电影原本可以在更丰富的层面上扩张得更饱满,展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与背景下

的女囚们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如果我们能够在小彬这个主线之外获得平行而洗练的多个副线的话,我们相信可以对那个我们普遍缺乏了解甚至有所忽视的群体拥有更多体察——她们是谁?她们何以犯罪?她们又何以被救赎?如果导演愿意将大量的抒情段落有所节制的话——诸如小彬与同学过生日的欢乐场面、小彬跳芭蕾舞的梦幻场面、小彬入狱后与同学及父母相见的泪奔场面——而将银幕时间更多分配给形形色色女囚的人生,在她相信那故事将比现在更有力量也更好看。

该片的弱点就在这儿。音乐太满,眼泪太多,以至有了动情沦为煽情的危险。如果按照音乐比例来论:音乐越少,影片的真实性就越强;音乐越多,影片的虚幻感就越强。好莱坞商业电影的电影音乐占片比的70%~90%,艺术电影的电影音乐占片比的50%。以目前状态看,《爱,回家》更接近文艺片属性;而几乎从头到尾的音乐使用,也让这个原本庄重而严肃的现实题材显得虚幻、轻飘了。诗意不一定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同理,情感不一定必须有音乐和眼泪来作证。正因这个题材如此难得,我们才以拳拳之心愿它更好、愿更多人真正看见:爱与善意就存在于我们心底,只要你肯触摸它,它就永远在那儿。